

# 新编地方卫生史志中的疫情资料及其价值

李洪河

**提 要：**新编地方卫生史志作为地方志的一种，主要包括各省、市、县卫生志；地方相关部门编撰的卫生防疫站志、环境卫生志和卫生院志；以及各类疾病史专志和各种地方卫生史料辑录等。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疫情资料，除具备资政的作用之外，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宣传教育价值等。尽管当前地方卫生史志的资料搜集、整理、编辑和利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全方位的价值和功能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者从事其中，推动方志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地方卫生史志 疫情资料 重要价值

近年来学界对各类地方志的资料价值已有论述，但其中多限于对 1949 年前的各类地方志的评析<sup>①</sup>，而对 1949 年以后，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后各种新编地方志的研究和利用较为缺乏，对各种卫生史志的研究和利用则更为鲜见。随着国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的防疫机制、疾病医疗等问题也成为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sup>②</sup>，不断有学者给予较多的关注<sup>③</sup>。其中所涉及的地方卫生史志及其相关的疫情资料价值，颇有研究和讨论的空间与余地。本文试图从借鉴和利用地方卫生史志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角度，对其中的疫情资料及其价值做简要评述。

—

在新一轮的修志热潮中，大量的地方卫生史志开始涌现，并以其丰富的地方卫生资料、疫情资料等颇为引人注目。首先是各省、市、县卫生志的编纂。各省、市、县卫生志一般是各地地方志中的一种，属于地方的卫生事业专志。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各地卫生系统内部各级档案馆、资料室和医药科教图书馆，辅以有关单位收藏的报刊、书籍、实物，甚至一些零星的口述资料。在叙述体例方面，各地卫生志大都贯通古今，上溯发端，下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甚或更近一些。考虑到各地卫生志资料的翔实可靠，与编志人员的专业性等特征，各地卫生志的相关资料比较权威。其次是一些地方部门编撰的卫生防疫站志、环境卫生志和卫生院志等，也是相对较为权威的卫生专志。卫生防疫站志一般由作为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监测中心的卫生防疫站编写，环境卫生志由各地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编写，卫生院志则由相对具有较长历史传统的各地方卫生院组织编写。再次是各类疾病史专志，主要是各地人民政府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等编写的鼠疫、血

① 来新夏、冯尔康、常建华等人的相关论述颇多，参见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 年第 1 期；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 5 章地方史志史料，第 161～192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7 卷，第 61～72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等。

②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等。

③ 相关研究可参见姚力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2007），王胜的博士论文《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9）；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吸虫病、布氏菌病等疾病防治史志。最后是地方卫生史料辑录,主要是各地卫生防疫机构、保健组织等编写的医药卫生类工作资料汇集。

在上述几种卫生史志中,大都有丰富的疫情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其中的疫情记载可说是非常详细。以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极大的鼠疫为例,东北三省、内蒙古、广东、广西、福建等几个省(自治区)的卫生史志均有详实记录,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鼠疫流行情况记载甚详。各地所编卫生防疫站志、环境卫生志和卫生院志等,也有非常丰富的疫情资料。特别是各地卫生防疫站志,其疫情记载更详。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鼠疫专家通过查找广西各地志书如《桂林市志》、《临桂县志》、《柳江县志》、《柳州府志》、《罗城县志》、《梧州市志》等,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西的鼠疫疫情进行了集中性的描述,也有少量篇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西的鼠疫流行情况<sup>①</sup>。

作为对上述地方卫生史志的补充,一些卫生保健组织等编写的医药卫生史料也有较为详实的疫情资料。早在1964年,北京医学院医史学和保健组织学教研组就编撰了北京医药卫生史料,其中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北京市的鼠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回归热、白喉等的流行和防治的详实记载<sup>②</sup>。其他如天津、武汉、上海等地也都有相应的卫生史料的编撰。所有这些,都为人们了解新中国的疫病流行情况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

## 二

新编地方卫生史志作为地方志的一种,其价值和功能也应是方志研究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最初的方志工作者曾将地方志的功能定义为资政、教化和存史,尽管这一说法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透视出的方志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新编地方卫生史志所包含的较为权威的疫情资料,一般都经过了系统的整理与加工,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疫情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围绕此问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可以为当下党和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以负责的态度时刻警觉地对待流行病,理性而有组织地应对疫情和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与社会力量加以防治,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生命损失和民众疾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大概就是所谓地方卫生史志的资政作用。

除上述资政的作用外,若从地方卫生史志及其所包含的丰富的疫情资料的角度来考察,新编地方卫生史志还有保存医疗卫生和各种疫情资料的价值。因为志书的生命在于史料的完整和真实,志书工作者必须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载历史。

地方卫生史志对各种疫情资料的保存,还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的流行状况中得以证实。据中华医学会1956年开始对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发现,全国有324个县、市流行血吸虫病。这12个省、市分别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估计钉螺面积约143亿平方米,患此病者近1000万人,其中晚期病人6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平均每年有1万人发生急性感染,病死率约为1%。其中尤以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6省最为严重<sup>③</sup>。上述中华医学会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仅是一个粗略的记载,而并无12个省市血吸虫病流行状况的详细描述。其更为详实的说明,就需要从上述12个省市的卫生志中查找。以江西省为例,

① 李寿生:《广西鼠疫历史纪事》,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北京医学院医史学教研组、保健组织学教研组:《北京医药卫生史料》,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

③ 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据该省防疫大队 1951~1952 年的调查证实,德兴、玉山、余江、广丰、新建、湖口 6 县为血吸虫病疫区。1953~1955 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及有关防疫站赴 25 个县全面调查,又证实九江、南昌等 23 个县市为疫区。1956 年 7~8 月,江西全省又在 49 个县市内调查了 1156 个乡,新发现万安、上犹 2 县及九江市庐山区为疫区。此后,在 1957、1958 和 1961 年又先后证实南昌市郊区及武宁县、贵溪县为疫区。至此,江西全省累计调查证实疫区县市 35 个,疫区乡镇场 372 个,有病人 35 万,有钉螺面积 357 万余亩,600 余万人口不断受到感染的威胁<sup>①</sup>。其他如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省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也可在该省卫生志中查询。

新编地方卫生史志的科学研究价值也不容低估。随着各种地方史志的编纂,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者不仅认识到了地方志的重要价值,而且利用地方志开展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如中山大学的李若建教授利用各地新编人口志来研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人口减少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年来,各地新编地方卫生史志的价值也逐渐被发掘出来。从最基本的地方卫生史志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疫病进行综合考察,更能反映当时情景下疫病流传的清晰图像,凸显出各种疫病流行的诸多特征,如病种多,病因复杂;流行范围广;病人多,病情重,危害大等等<sup>②</sup>。以血吸虫病为例,据 1939 年《民国日报》披露,江西省德兴县四区皈大村 1889 年前人口有 4000 余人,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厉害,1949 年时减至 100 余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的调查,江西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在 1870 年前有张、朱、熊、刘、孔等 18 姓 1400 余户,4000 余人口,耕地 6000 亩,因血吸虫病危害,到 1881 年只剩 20 余户 30 余人,大片土地荒芜。至 1949 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大徐屋村清末曾有 4 大户上千人口,到 1949 年仅剩两家寡妇三根苗。据 1975 年江西全省疫区回顾性调查,民国时期 30 多年间全省疫区贫病交加,因血吸虫病死亡 32 万人,绝户 5.4 万户,毁灭村庄 1315 个<sup>③</sup>。《江西省卫生志》的这段资料,已经充分说明了疫病流行危害生命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从《江西省卫生志》的其他资料中,揭示出血吸虫病危害生育、危害生长、危害生产、危害生活等等特征。

新编地方卫生史志还有重要的宣传和教育价值,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地方卫生史志作为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的功能。地方卫生史志中的大量内容,如各种疫病流行及党和政府的防治,卫生防疫人物及其贡献,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形象的塑造,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与当代中国政治演进等等,都可以作为向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教材。近年来,一些有影响的卫生界人物传记如贺诚传、李德全传、傅连璋传、钱信忠传等,部分资料来源于地方卫生史志;一些卫生防疫类专著如《中国防疫史》、《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等,也有一些资料来源于地方卫生史志;一些地方部门在 SARS、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期间所进行的卫生防疫专题展览、知识竞赛、座谈会等,也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地方卫生史志中的疫情资料。

### 三

新编地方卫生史志作为学术研究的载体和对象,其价值和功能也是多方位的。但从目前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学术界对其发掘、重视和利用的程度明显不足。其主要原因大概是与当前学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社会影响颇为

① 《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 112~113 页,黄山书社 1997 年版。版本下同。

② 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第 63~8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 114 页。

广泛的疾病医疗史及其相关研究还很少有人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将其打入另类,列入非主流史学的范畴。其对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sup>①</sup>,甚至说长期以来都将疫病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当成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sup>②</sup>。在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日益引起学者更多的反思和关注的学术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的疫病流行及其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讲,利用地方卫生史志进行相关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

这里所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卫生史志的编纂问题。从目前学界对卫生史志的编纂而言,大多还是医学界或医史学界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很少有历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参与,更没有相关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等多方面的通力合作。更有一些非专业人员因其采编素质问题,而导致地方卫生史志中的疫情资料等不甚完整,或出现比较多的纰漏。这就给相关研究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地方卫生史志的数字化建设尚待加强。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研究时,发现该中心正在积极打造地方志书的资源库,即将其所拥有的号称是当代中国最齐全的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其中也包括各地编纂的各类卫生史志,以图建设一个包含检索、复制等多功能的数字利用平台,从而为利用者提供一条便利的渠道,尽量发挥地方卫生史志资源的疫情资料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宣传教育价值。很显然,目前大陆学界相关的数字化建设已经滞后了。

所谓盛世修志,存古信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地方卫生史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会逐步加强。我们也相信未来学界对地方卫生史志的资料搜集、整理、编辑和利用,会逐步形成一个热潮,从而大大推进相关学术研究。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建设东路46号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邮编:453007)

本文责编:詹利萍

## 河北省地方志业务培训会召开

2011年3月2~4日,河北省地方志业务培训会在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市、县(市、区)主任、主编共200余人。省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苏银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洪进作会议总结。培训会邀请了几位志、鉴专家,从近年来评审、终审、抽查、编审的志、鉴稿子中,梳理了一批共性和个性问题,从凡例、概述、大事记、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基础设施、人口,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从年鉴条目的设置原则、编写要求,到存在问题和注意事项,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阐明道理,有点有面地介绍实例,所讲内容既有广度,又有一定深度。大家一致认为,这些专家的授课,对于各级方志机构今后编纂和修改好志、鉴稿件,提高志、鉴质量,建立地方志工作长效机制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任丽英)

① [英] 弗雷德里克·F. 卡特赖特、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第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美]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thousands of local records at the time. The sole purpose of compiling local records is to have them read and used, which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local records. The prerequisite of readable and usable local records is to compile high quality local records, therefore how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local records and protect the authority of local records is a task confronting all local records workers in our country which brooks no delay.

### **Information on Epidemic Situations in Newly—compiled Local Health Records and its Value**

..... **Li Honghe** (29)

Newly—compiled local health records, as one type of local records, mainly include health records of the provinces, cities, and counties;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tations record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records, and health institution records compiled by local authorities; and special records on various kinds of diseases and their history and various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local health. The rich reference materials on epidemic situations contained in these local records, apart from working as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policy—making, also have very important value as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academic studi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purposes. Although the collection, sorting, compiling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health records still has certain limits under current condition, their all—round value and function will surely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ore and more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push forward the further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records cause.

### **The Success of Luo Yuan’ s Xin’ an Records and the Tragedy Resulted from Being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

**Wang Hui** (33)

Luo Yuan’s Xin’an Records is a masterpiece setting the style for local records in the Song Dynasty. Stylistically speaking, it perf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records on the economy such as “produces, tributes and taxes”, with separate volumes for the respective counties under governance; it rejected the “bookkeeping” way of writing, firmly putting the emphasis on originality; in recording persons, it “praises rather than criticizes” so as to put up role models for the rural neighborhood. Luo Yuan’s father, Luo Ruji, as Qin Hui’s diehard supporter, got himself involved in the framing up of Yue Fei. Xin’an Records, in the spirit of being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held back all historical facts connected with the case of Yue Fei to puff up the image of the author’s kin. Luo Yuan, as the governor of Yue Zhou, did not dare to pay tribute to the Yue Fei Temple in Yue Zhou. Yet he felt it hard to forget about his father’s crime and regretted about his dishonest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facts. When certain achievements were made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he went to pay tribute to the temple but died suddenly in front of Yue Fei’s Statute, leaving us a tragedy that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 **On Luo Yuan’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Thoughts** .....

**Qian Jinxi** (42)

The reason why Xin’an Records compiled by Luo Yuan could become a masterpiece among local records in Song Dynast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Luo’s rich thoughts o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addition to its complete style, sound and tight structure, and rich reference materials. Luo Yuan’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though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caring about the livelihood, sicknesses and grievances of the people; second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local geography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putting in good order the evolution of geography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Hui Zhou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North Song Dynasty; third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local culture, fully reflecting the spreading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aoist Culture in Hui Zhou and Hui Zhou’s rich local culture; and fourth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ical figures, with more